宣室志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宣室志

◀上一卷

卷九

下一卷▶

侯道華

河中永樂縣道淨院，居蒲中之勝境，道士寓居，有以十數。唐文宗時，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藥院中，藥成，疑功未究，留貯院內，人共掌之。太玄死，門徒周悟仙主院事。時有蒲人侯道華事悟仙以供給使。諸道士皆奴畜之，灑掃隸役，無所不為，而道華愈欣然。又常好子史，手不釋卷，一覽必誦之於口。眾或問之：「要此何為「答曰：「天上無愚懵仙人。」咸大笑之。蒲中多大棗，天下人傳，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，道華比三年輒得啖之。一旦，道華執斧斫古松枝垂，且盡如削，院中人無喻其意。明日昧爽，眾晨起，道華房中亡所見，古松下施案，致一杯水，仍脫雙履案前，道華衣挂松上。院中視之，中留一道詩云：「

帖裹大還丹，多年色不移。

主前宵盜吃卻，今日碧空飛。

慚愧深珍重，珍重鄧天師。

他年煉得藥，留著與內芝。

吾師知此術，速煉莫為遲。

三清專相待，大羅的有期。」

下列細字，稱：「去年七月一日，蒙韓君賜姓李，名內芝，配住上清善進院。」以次十數言。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。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，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。按視蹤跡不誣，即以其事聞奏。詔齋絹五百匹，並賜御衣，修飾廊殿，賜名「升仙院」。

閻丘子

滎陽鄭又玄，名家子也。居長安中，自小與鄰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。又玄性驕，率以門望清貴，而閻丘氏寒賤者，往往戲而罵之曰：「閻丘氏，非吾類也，而我偕學於師氏，我雖不語，汝甯不愧於心乎？」閻丘子嘿然有慚色。後數歲，閻丘子病死。

及十年，又玄以明經上第，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。既至官，郡守命假尉唐興。有同舍仇生者，大賈之子，年始冠，其家資產萬計，日與又玄會。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，常與燕遊。然仇生非士族，未嘗以禮貌接之。嘗一日，又玄置酒高會，而仇生不得預。及酒闌，有謂又玄者曰：「仇生與子同舍，會燕而仇生不得預，豈非有罪乎？」又玄慚，即召仇生至。生至，又玄以卮飲之，生辭不能引滿。固謝。又玄怒罵曰：「汝市井之民，徒知錐刀爾，何為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為伍，實汝之幸，又何敢辭酒乎？」因振衣起。仇生羞且甚，挽而退。遂棄官閉門，不與人往來。經數月，病卒。

明年，鄭罷官，僑居濛陽郡佛寺。鄭常好黃老之道，時有吳道士者，以道藝聞，廬於蜀門山。又玄高其風，即驅而就謁，願為門弟子。吳道士曰：「子既慕神仙，當且居山林，無為汲汲於塵俗間。」又玄喜謝曰：「先生真有道者。某願為隸於左右，其可乎？」道士許而留之。凡十五年，又玄志稍惰。吳道士曰：「子不能固其心，徒為居山林中，無補矣。」又玄即辭去。燕遊濛陽郡久之。

其後東入長安，次褒城，舍逆旅氏。遇一童兒，十餘歲，貌甚秀，又玄與之語，其辯慧千轉萬化，又玄自謂不能及。已而謂又玄曰：「我與君故人有年矣，君省之乎？」又玄

曰：「忘矣。」童兒曰：「吾嘗生閭丘氏之門，居長安中，與子偕學於師氏，子以我寒賤，且曰：『非吾類也。』後又為仇氏子，尉於唐興，與子同舍，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，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，罵我市井之民。何吾子驕傲之甚邪「又玄驚，因再拜謝曰：「誠吾之罪也。然子非聖人，安得知三生事乎？」童兒曰：「我太清真人。上帝以汝有道氣，故生我於人間，與汝為友，將授真仙之訣。而汝以性驕傲，終不能得其道。籲，可悲乎！」言訖，忽亡所見。又玄既寤其事，甚慚恚，竟以憂卒。

惠照

元和中，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，貌衰體羸，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。性介獨，不與群狎，常閉關自處，左右無侍童。每乞食於里人，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：「照師居此六十載，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。但不知其甲子。」後有陳廣者，由孝廉科為武陵官。廣好浮圖氏，一日，因謁寺，盡訪群僧。至惠照室，惠照見廣，且悲且喜曰：「陳君何來之晚耶！」廣愕然，自以為平生不識照，則謂曰：「未嘗與師遊，何見訝來之晚乎？」照曰：「此非立可盡言，當與子一夕靜語爾。」廣異之。

後一日，仍詣照宿，因請其事。照乃曰：「我，劉氏子，彭城人，宋孝文帝之玄孫也。曾祖鄱陽王休業，祖士弘，並詳於史氏。先人以文學自負，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。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，而先人預焉。後仕齊梁之間，為會稽令。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，年三十方仕於陳，至宣帝時為卑官，不為人知。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。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，大為聲勢，各恃權寵，有不平心。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。及叔陵被誅，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，則禍且相及，因偕循去，隱於山林。因食橡栗，衣一短褐，雖寒暑不更。

「一日，老僧至吾所居，曰：『子骨甚奇，當無疾爾。』彥文亦拜請其藥，僧曰：『子無劉君之壽，奈何雖餌吾藥，亦無補爾。』遂告去。將別，又謂我曰：『塵俗以名利相勝，竟何有哉！唯釋氏可以捨此矣。』吾敬佩其語，自是不知人事，凡十五年。

「又與彥文俱至建業。時陳氏已亡，宮闕盡廢，台城牢落，荊榛蔽路，景陽結綺，空基尚存，衣冠文物，闃無所觀。故老相遇，捧袂而泣曰：『後主驕淫，為隋氏所滅，良可悲乎！』吾且泣不能已。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，皆入長安，即與彥文挈一囊，乞食於路，以至關中。吾，長沙之故客也，恩遇甚厚，聞其遷於瓜州，則又逕往就謁。長沙少長綺紈，而又早貴，雖流放之際，尚不事生業。時方與沈妃酣飲，吾與彥文再拜於前，長沙

悲慟久之，灑泣而起，乃謂吾曰：『一日家國淪亡，骨肉播遷，豈非天耶！』吾自是留瓜州。數年而長沙殂。

「又數年，彥文亦亡。吾因髡髮為僧，遁跡會稽山佛寺，凡二十年，時已百歲矣。雖容狀枯瘠，而筋力不衰，尚日行百里。因與一僧同至長安。時唐帝有天下，建號武德，凡六年矣。吾自此，或居京洛，或遊江左，至於三蜀五嶺，無不往焉。迨今二百九十年矣，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。

「貞元末，於此寺嘗夢一丈夫，衣冠甚偉，視之，乃長沙王也。吾迎延坐話舊，傷感如平生。而謂吾曰：『後十年，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。師其念之。』吾因問曰：『王今何為？』曰：『冥官甚尊。』既而泣曰：『師存，而我已六世矣。悲夫！』

「吾既覺，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。至去歲，凡十年，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，尚訝君之未至。昨因乞食里中，遇邑吏，訪之，果得焉。及君之來，又依然長沙之貌。然自夢及今，十一年矣，故訝君之晚也。」已而悲惋，泣下數行。因出經笥示之，廣乃再拜，願執履錫為門弟子。照曰：「君且去，翌日當再來。」廣受教而還。

明日，至其居，而照已遁去，莫知其適。時元和十一年。

至大和初，廣為巴州掾，於蜀道忽逢照，驚喜再拜曰：「願棄官從吾師，為物外之遊。」照許之。其夕偕舍於逆旅氏。天未曉，廣起，而照已去矣。自是竟不知所往。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，按《梁史》，普通七年，歲在丙午，至唐元和十年乙未，凡二百九十年，則與照言果符矣。愚常以梁、陳二史，校其所說，頗有同者，由是益信其不誣矣。

唐休璟門僧

中宗朝，唐公休璟為相。嘗有一僧，發言多中，好為厭勝之術。休璟甚敬之。一日僧來，謂休璟曰：「相國將有大禍，且不遠數月，然可以禳去。」休璟懼甚，即拜之。僧曰：「某無他術，但奉一計爾，願聽之。」休璟曰：「幸吾師教焉。」僧曰：「且天下郡守，非相國命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僧曰：「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，使為曹州刺史，其深感相國恩，而可以指蹤也。既得之，原以報某。」休璟且喜且謝，遂訪於親友。張君者，家甚貧，為京卑官，即日拜替善大夫。又旬日，用為曹州刺史。既而召僧謂曰：「已從師之計，得張某矣。然則可教乎？」僧曰：「張君赴郡之時，當令

求二犬，高數尺而神俊者。」休璟唯之。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，然莫喻其旨，及將赴郡，告辭於休璟。既而謝之曰：「某名跡幽昧，才識疏淺。相國拔此沈滯，牧守大郡，由擔石之儲，獲二千石之祿，自涸轍而泛東溟，出窮谷而陟層霄，德固厚矣。然而感恩之外，竊所憂惕者，未知相國之旨何哉？」休璟曰：「用君之才爾，非他也。然常聞貴郡多善犬，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。」張君曰：「謹奉教。」既至郡數日，乃悉召郡吏，告之曰：「吾受丞相唐公深恩，拔於不次，得守大郡。今唐公求二良犬，可致之乎？」有一吏前曰：「某家育一犬，質狀異常，願獻之。」張大喜，即獻焉。既至，其犬高數尺而肥，其臆廣尺餘，神俊異常，而又馴擾。張君曰：「相國所求者二也，如何？」吏白曰：「郡內唯有此，他皆常也。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，其亦有一焉。民極惜之，非君侯親往，不可取之。」張君即命駕。齎厚直而訪之，果得焉。其狀與吏所獻者無異，而神采過之。張君甚喜，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。休璟大悅，且奇其狀，以為未常見。遂召僧視之。僧曰：「善育之。脫相君之禍者，二犬爾。」

後旬日，其僧又至，謂休璟曰：「事在今夕，願相君嚴為之備。」休璟即留僧宿。是夜，休璟坐於堂之前軒，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，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。至夜分，僧笑曰：「相君之禍免矣。可以就寢。」休璟大喜，且謝之。遂徹左右，與僧寢焉。迨曉，僧呼休璟：「可起矣。」休璟即起，謂僧曰：「禍誠免矣，然二犬安所用乎？」僧曰：「俱往觀焉。」乃與休璟偕尋其跡，至後園中，見一人仆地而卒矣，視其頸有血，蓋為物所噬者。又見二犬在大木下，仰視之，見一人袒而匿其上。休璟驚，且詰曰：「汝為誰？」其人泣而指死者曰：「某與彼俱賊也，昨夕偕來，且將致害相國。蓋遇此二犬，環而且吠，彼遂為噬而死。某懼，因匿身於此，伺其他去，將逃焉。迨曉終不去。今即甘死於是矣。」休璟即召左右，令縛之。曰：「此罪固當死，然非其心也，蓋受制於人爾。願釋之。」休璟命解縛，其賊拜泣而去。休璟謝其僧曰：「賴吾師，不然，死於二人之手。」僧曰：「此蓋相國之福也，豈所能為哉？」

休璟有表弟盧軫，在荊門，有術士告之：「君將有災戾，當求一善禳厭者為，庶可矣。」軫素知其僧，因致書於休璟，請求之。僧即以書付休璟曰：「事在其中爾。」及書達荊州，而軫已卒。其家開視其書，徒見一幅之紙，並無有文字焉。休璟益奇之。後數年，其僧遁去，不知所終。

韋皋

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皋，既生一月，其家召群僧會食。有一胡僧，貌甚陋，

不召而至。韋氏家童咸怒之，以弊席坐於庭中。既食，韋氏命乳母出嬰兒，請群僧祝其壽。胡僧所自升階，謂嬰兒曰，「別久無恙乎？」嬰兒若有喜色。眾皆異之。韋氏先君曰：「此子生才一月，吾師何故言別久耶！」胡僧曰：「此非檀越之所知也。」韋氏固問之，胡僧曰：「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爾。武侯當東漢之季，為蜀丞相，蜀人受其賜且久。今降生於世，將為蜀門帥，且受蜀人之福。吾往歲在劍門，與此子友善。今聞降於韋氏，吾固不遠而來。」韋氏異其言，因以武侯字之。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，累遷太尉兼中書令，在蜀十八年，果契胡僧之語也。

廣陵大師

唐貞元中，有一僧客於廣陵，亡其名，自號大師，廣陵人因以「大師」呼之。大師質甚陋，好以酒肉為食。日衣弊襲，盛暑不脫，由是蚤蟣聚其上。僑居孝感寺，獨止一室。每夕闔扉而寢，率為常矣。性狂悖，好屠犬彘，日與廣陵少年鬥毆，或醉臥道傍。廣陵人俱以此惡之。有一少年以力聞，常一日，少年與人對博，大師怒，以手擊其博局，盡碎。少年曰：「騃兒，何敢逆壯士耶！」大師且罵而唾其面，於是與少年鬥擊，而觀者千數，少年卒不勝，竟遁去。自是，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。大師亦自負其力，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，市人皆憚其勇，莫敢拒。

後有老僧召大師，至，曰：「僧當死心奉戒，奈何食酒食，殺犬彘，剽奪市人錢物，又與少年同毆擊，豈僧人之道耶！一旦吏執以聞官，汝不羞人耶！」大師怒罵曰：「蠅蚋徒嗜膻腥爾，安能知龍鶴之心哉！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。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，豈汝齪齪無大度乎？」老僧卒不能屈其詞。

後一日，大師自外來歸，既入室，閉戶。有於門隙視者，大師坐於席，有奇光自眉端發，晃然照一室。觀者奇之，具告群僧。群僧來，見大師眉端之光，相指語曰：「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，今大師有之，果佛矣。」遂相率而拜。至明日清旦，群僧俱集於庭，候謁廣陵大師，比及開戶，而廣陵大師已亡去矣。群僧益異其事，因號大師為「大師佛」焉。

鑒師

元和初，長樂縣有馮生者，家於吳，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，是歲，見黜於有司，因僑居長安中。有老僧鑒其名者，一日來詣生，謂生：「汝，吾姓也。」因相與往來，近歲餘。

及馮尉於東越，既治裝，鑒師負笈來，告去。馮問曰：「師去安所詣乎？」鑒師曰：「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，其後遊長安中，至今十年矣，幸得與子相遇。今將歸故居，故來告別。然吾子尉於東越，道出靈巖寺下，當宜一訪我也。」生諾曰：「謹受教。」

後數月，馮生自長安之任，至靈巖寺門，立馬望曰：「豈非鑒師所居寺乎？」即入而詣焉。時有一僧在庭，生問曰：「不知鑒師廬安在吾將詣之。」僧曰：「吾曹數輩，獨無鑒其名者。」生始疑異，默而計曰：「鑒師信士，豈欺我耶！」於是獨遊寺庭，行至西廡下，忽見有群僧畫像，其一人，狀同鑒師，生大驚曰：「鑒師果異人也，且能神降於我。」因慨然泣下者久之。視其題曰：「馮氏子，吳郡人也。年十歲學浮圖法，以道行聞。卒年七十八。」馮閱其題，益異之。

李德裕

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，分司東都。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，僧曰：「非立可知，願結壇設佛像。」僧居其中，凡三日。謂公曰：「公災戾未已，當萬里南去爾。」公大怒，叱之。明日，又召其僧問焉。」慮所見未子細，請更觀之。」即又結壇三日，告公曰：「南行之期，不旬月矣。不可逃。」公益不樂，且曰：「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！」僧曰：「願陳目前事為驗，庶表某之不誣也。」公曰：「果有說也「即指其地曰：「此下有石函，請發之。」即命窮其下數尺，果得石函，啟之，亦無睹焉，公異而稍信之。因問：「南去誠不免矣，然乃遂不還乎？」僧曰：「當還爾。」公訊其事，對曰：「相國平生當食萬羊，今食九千五百矣。所以當還者，未盡五百羊爾。」公慘然而嘆曰：「吾師果至人。且我元和十三年為巫相張公從事，於北都，嘗夢行於晉山，見山上盡目皆羊，有牧者十數迎拜我。我因問牧者，牧者曰：『此侍御平生所食羊。』吾嘗記此夢，不泄於人。今者果如師之說耶。乃知陰騭固不誣也。」

後旬日，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，且饋五百羊。公大驚，召告其事。僧嘆曰：「萬羊將滿，公其不還乎？」公曰：「吾不食之，亦可免耶！」曰：「羊至此，已為相國所有。」公戚然。旬日，貶潮州司馬，連貶崖州司戶，竟沒於荒裔也。

十光佛

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，其壁有畫十光佛者，筆勢甚妙，為天下之標冠。有識者云，此國手蔡生之跡也。蔡生，隋朝以善畫聞。初建堂宇既成，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，得蔡

生。既畫，謂人曰：「吾平生所畫多矣。獨今日下筆，若有鬼神翼而成者。」由是長安中盡傳其名。貞觀初，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，慮一旦有摧圮，遂召數工及土木之費，且欲新其制。忽一日，群僧齋於寺庭，既坐，有僧十人，俱白皙清瘦，貌甚古，相次而來，列於席。食畢偕起，入佛堂中，群僧亦繼其後。俄而十人忽亡所見。群僧相顧驚嘆者久之。因視北壁十光佛，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。自是，僧不敢毀其堂，且用旌十光之易也。

道巖

有道巖師者，居於成都實應寺。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，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，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，道巖悸且甚，俯而不動。久之，忽聞空中語云：「無懼，無懼。吾善神也。且不敢害師之一毫，何俯而不動耶！」道巖既聞，懼少解。因問曰：「檀越為何人匿其軀而見其手乎？」已而聞空中對曰：「天命我護佛寺之地，以世人好唾佛祠地，我即以背接之，受其唾。由是背有瘡，潰吾肌且甚。願以膏油傅其上，可乎？」道巖遂以清油置巨手中，其手即引去。道巖乃請曰：「吾今願見檀越之形，使畫工寫於屋壁，且書其事以表之，冀世人無敢唾佛詞之地者。」神曰：「吾貌甚陋，師見之，無得慄然耶！」道巖曰：「檀越但見其身，勿我阻也。」見西軒下有一神，質甚異，豐首巨准，嚴目呀口，體狀魁碩，長數丈。道巖一見，背汗如沃。其神即隱去。於是具以神狀告畫工，命圖於西軒之壁。

劉遵古

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，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。先是，蜀人有富蓄群書，劉既至，嘗假其數百篇，然未盡詳閱。明年夏，涪江大泛，突入壁壘，潰里中廬舍。應數日，水勢始平，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為暴水濡汙。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。

後數日，劉於群書中得《周易正義》一軸，筆勢奇妙，字體稍古，蓋非近代之書也。其卷末有題云：「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，因讀《周易》，著此正義，從茲易號十二三，歲至一人八千口，當有大水漂溺，因得舒轉曬曝。衡陽道士李德初。」劉閱其題，嘆且久。窮其所自，乃蜀人所蓄之書也。於是召賓掾以視之。所謂「易號十二三，歲至一人八千口」者，「一人八千口」蓋「大和」字也。自上元，應寶應、廣德、永泰、大應、建中、興元、貞元、永貞、元和、長慶、寶應，至大和，凡更號十有三矣。與其記果相契然。不知李德初何人爾抑非假其名以示於後乎！